

中·国·古·典·名·著·精·言·妙·语

# 《汉书》

■ 主 编 陈抗生

精言妙语



中州古籍出版社



· 国 · 古 · 典 · 名 · 著 · 精 · 言 · 妙 ·



# 《汉书》精言妙语



H194·1  
5

主 编 陈抗生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书》精言妙语 / (汉)班固撰;陈抗生主编。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9. 9

(中国古典名著精言妙语)

ISBN 7-5348-1609-2

I. 汉… II. ①班… ②陈… III. 汉语 - 语言读物 -  
古代 IV. H194.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8096 号

中国古典名著精言妙语

**《汉书》精言妙语**

主编 陈抗生

---

责任编辑 孙宝瑞 责任校对 王 崑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邙山书刊商标装潢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430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200 册

---

ISBN 7-5348-1609-2/K·609 定价: 16.00 元

## 目 录

一、为政·治国 .....	(1)
二、选贤·任能 .....	(72)
三、谋略·用兵 .....	(94)
四、赏罚·执法 .....	(126)
五、立志·修身 .....	(141)
六、处世·交际 .....	(158)
七、团结·教化 .....	(198)
八、爱国·忠义 .....	(261)
九、度势·果决 .....	(274)
十、昏暴·腐败 .....	(297)
十一、迷信·其他 .....	(319)

## 一、为政·治国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卷一下《高帝纪下》）

〔译文〕 大风刮起来呵满天的乌云飞快地滚动，我这皇帝掌握着凌驾全国的权威呵回到故乡，数不尽的猛臣服我呵为我守卫四方的疆土！

〔评点〕 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七月，淮南王黥布反叛，刘邦亲自率军平叛；十二年冬十月（当时以十月为岁首）击败黥布叛军。刘邦派别将追击败军，自己先返京都。路过他的故乡沛郡，留住了几天。他在沛郡行宫摆酒，把往日亲朋故旧都请了来，又征来百余人的歌唱队。酒喝到兴头上，刘邦一面击筑（zhú古乐器），一面自己唱起歌来。歌词即所引的三句。他一边唱，一边要歌唱队来和。越唱越动情，于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地跳起来，慷慨激动之时，不禁流下泪来。后人即称这为《大风歌》。此歌世世相传，甚至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

《大风歌》词虽然简短，但内蕴很深。大风亦可象征秦末农民大起义疾风骤雨的壮阔历史场面；威加句，概括了刘邦夺取政权的艰难和既得政权的豪迈欢悦，以布衣起事而以天子还乡，其中包含了多么丰富、复杂的内心情感；安得句则表现了刘邦对巩固政权的信心和欣慰。刘邦不是诗人，但因他有着丰富的斗争经历和前无古人的伟大成就，因而在一种特殊而典型的背景下，他以极为朴素的语词信口唱出了千古名篇。

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卷四《文帝纪》）

〔译文〕 所要说的是公事，就请当众说出来；如果说私事，王者无私，请不必开口！

〔评点〕 高后八年（前180年）秋，吕后死，由她培植起来的诸吕准备谋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朱虚侯刘章等人果敢地诛灭了诸吕，商量请代王刘恒做皇帝。刘恒到长安前，先派其中尉宋昌到京城观察形势。宋昌到渭桥，受到丞相陈平以下所有重要官员的迎接。宋昌了解到实情后，还报刘恒，于是刘恒放心地进至渭桥。群臣都前来拜谒称臣。此时太尉周勃要求给一个避开众人的机会奏事，宋昌即回答了“王者无私”的话。周勃跪呈了天子玺，不久刘恒即帝位，他就是汉文帝。

“王者无私”，既是一种传统的信条，在此处却又着重表明了代王刘恒在平息诸吕谋乱后希望给中央政权带来一种新风貌、新规矩的决心。“王者无私”以后成为历代忠直君臣推崇的原则，对严明吏治、巩固统治发挥着积极作用。

天亡二日，土亡二王。（卷一下《高帝纪下》）

〔译文〕 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也不能有两个帝王。亡，通无。

〔评点〕 汉高帝六年（前201年），刘邦到栎阳，每五天要去朝见其父太公一次。太公的大管家觉得这样不妥，便对太公说了“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的话，指出：皇帝虽然是儿子，但却是人主；太公虽然是父亲，毕竟是人臣。怎么能让人为臣呢？如果这样下去，皇帝的威重就不存在了！太公接受了管家的意见，等刘邦再次来朝见时，太公则以人臣奴仆之礼相迎。刘邦赶快扶起太公。太公对刘邦说：你是皇帝，是人主，怎么能因为我而乱天下法呢！刘邦很赞赏太公的管家，重赏了他。

封建统治阶级的人伦，强调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臣忠君，子孝父被视作天经地义。但遇上刘邦父子这种情况，子为君，父为臣，尊卑关系怎么处呢？这在西汉初年，对于出身亭长、登基未久、制度不全的刘邦，还是一个新课题。而太公家令“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的一席话，解答了这

个理论问题。太公家令的主张，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在伦理问题上是先国后家的，强调局部、一般、暂时利益服从整体、根本、长远利益。太公家令之所以得到赏赐，是因为他对太公的劝谏，解决了这个带根本性的大课题。

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官室过度也！  
(卷一下《高帝纪下》)

〔译文〕 天下纷扰不宁，许多年的战争而劳苦百姓，是成是败现在还说不准，为什么这般过度地造官室呢！

〔评点〕 汉高帝七年（前 200 年），刘邦正式把都城从栎阳迁到长安。为了迁都，丞相萧何主持建造未央宫，皇宫修得堂皇富丽。刘邦见到壮丽的宫殿，十分生气，以此语责备萧何。萧何从树立新王朝的礼仪威望着想，自有他的理论。他回答说：正因为天下未定，所以才要建造官室，使大家对新政权有信心、安定感和归属感；而皇帝以四海为家，如果所居简陋就难得树立威重，所以官室必须壮丽；现在所建官室乃万世之基，为使后世继承而无更加，也必须壮丽威重。萧何是从建立新政权威信的政治需要考虑，而不仅仅是从节俭经济及个人品行修养考虑，显然更全面、更深远些。

日不暇给，规摹弘远。(卷一下《高帝纪下》)

〔译文〕 时间短促不富裕，而立制垂范又广大深远。

〔评点〕 《汉书》在高帝纪结束时，总结刘邦的主要贡献和优点。说他读书不多，而生性聪明练达；善思考，有谋略，能听取别人的意见，从善如流；平易近人，连监门戍卒，都能交上朋友；初入关中，顺民心，约法三章；平定天下后，命萧何编定律令、韩信明制军法、张苍规范律历度量衡、叔孙通制订礼仪、陆贾著《新语》奠定儒道相兼的统治思想；又与功臣剖符作誓，在宗庙中藏着铁契丹书，作为汉政权创基的重要文件。公元前 202 年，刘邦统一天下，到公元前 195 年病逝，只有七年时间，但他却为汉室江山做了大量的奠基工作，意义十分深远。

封建时代，多数开国之君，常常夙夜匪懈，艰苦倍尝，以立万世之基，以垂百代之范。打天下不易，坐江山更难。如果开国之君都能惜时如金，努力为后世“规摹弘远”，则政权可固，社稷可安。

## 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卷三《高后纪》）

**[译文]** 忠于吕氏的就脱去右边衣袖，忠于刘氏的就亮出左膀来。

**[评点]** 孝惠帝于公元前188年抑郁病死，高后临朝称制，立其舅侄吕台、吕户、吕禄，舅侄孙吕通四人为王，又封诸吕六人为列侯，把持朝中大权。公元前180年，吕后死，吕禄为上将军，吕户为相国，专兵秉政。但大臣和刘姓诸侯王不服。刘姓诸侯以齐王为首，发兵西攻；朝中又有丞相陈平、太尉周勃、朱虚侯刘章等为内应；吕禄派大将军灌婴东进镇压，灌婴又中途倒戈。双方形势已是剑拔弩张，斗争的焦点是拥护刘氏江山还是确保吕氏权位。

八月庚申，吕后死了整整40天，太尉周勃设计进入禁卫北军，迫使吕禄交出兵权。周勃集合北军官兵，下令：“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结果全军官兵全都左袒，表示拥护刘氏。丞相陈平又派血性方刚的朱虚侯刘章帮助周勃。刘章率千名官兵闯进未央宫旁门，追杀了相国吕产。第二天，又斩了吕禄，笞杀吕后之妹吕媭；以后又把吕氏男女老幼全都杀掉，结束了这场宫廷政变，保全了刘氏江山。

“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是著名的历史典故，生动地表现了吕后死后40天激烈宫廷斗争中分明的政治营垒和当时的军心向背。在西汉历史上，这次宫廷斗争的结果有深远的意义。

## 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卷四《文帝纪》）

**[译文]** 现如今，就算诸大臣想搞政变，老百姓不会跟他们走，这些人的势力难道会统一起来吗？

**[评点]** 公元前180年，吕后死，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铲除了吕氏的势力，大臣们商量着迎接高祖刘邦的庶子代王刘恒来做皇帝。刘恒的属下劝他装病不要去，认为汉的大臣都是跟随刘邦起事的，有勇、有谋、有野心，他们不会真心迎立刘恒。但中尉宋昌不同意这种意见，指出刘邦打下了天下，还奠定了政权基础；后又封同姓子弟为王，互相支持；汉政权得到人

民拥护，难以动摇。所以，吕氏叛乱，周勃振臂一呼，诸吕迅速败灭。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如果现在有什么人想自立为王，绝对不会有人拥护。而刘恒是刘邦亲子，大臣是根据民心来迎立，不用担心。以后的事实，证明宋昌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

“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说明政治斗争的成败，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民心的向背。常言道：“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一个为历史反复证明了的道理。

### 寡人不佞，不足以称。（卷四《文帝纪》）

〔译文〕 我这寡德之人没有才智，没有资格居此高位。寡人，即寡德之人，系古帝王的谦称。

〔评点〕 公元前180年闰八月，在诛灭诸吕后的第49天，诸大臣迎立代王刘恒即皇帝位。刘恒例行公事，虚伪地谦让推托一番，大臣们再三恳请，刘恒答应即帝位。他就是汉文帝。

“寡人不佞，不足以称。”在这里本来是十足的虚伪客套话，但在旧社会又常可借用为官场套语；如果朋友间借为玩笑话，有时可以带来一点轻松和诙谐。

### 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卷四《文帝纪》）

〔译文〕 国家的治与乱，全看我的政策正确与否，而各位大臣就是我的重要助手。

〔评点〕 古代帝王常自称“予一人”，同稍后自称朕、孤、寡人相似，而称各位大臣“二三子”或“二三执政”，同稍后称“众卿”相似。这种自称和他称，始见于《尚书》。不应翻译成“我一个人”和“二三位执政”。

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年）十一月，发生了一次日食。这在当时人们的认识上，认为是老天爷以灾异来警告人间的统治者治国有错误。于是刘恒下诏自责，认为自己“不德大矣！”因而他要求臣下都来帮他检查过失，指出他的不足之处，并且推荐能“直言极谏”的人来帮助他纠正错误。与此同时，刘恒采取具体措施，决定省徭薄费，撤除近卫部队，皇宫养马够用就

行，多余的去补充驿传。

古人常把日食、地震、淫雨、风暴等灾异看作是上帝发怒的表示，历代帝王因此而作些自谴自责也是屡见不鲜的。汉文帝刘恒的这种自责，当然也有虚伪的成分，但他省徭薄费，裁减军队和压缩皇宫开支等措施，倒是同他一贯政策相一致的。因此，刘恒借这次日食进行的有限改革，仍具有积极意义。尤其是一个封建帝王，认识到统治阶级上层对于天下治乱的责任，因而采取措施，身体力行，是难能可贵的。

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卷四《文帝纪》）

**[译文]** 古代治理国家的办法，朝廷专设一个旗幡，好让大家在那里提意见，又立诽谤之木，以便大家在其上批评政治上的过失。这样做是用来征询意见，完善治理并且鼓励提意见的人。

**[评点]** 汉文帝前元二年（前 178 年）五月下诏废除“诽谤妖言”之罪，鼓励臣民大胆提意见，原谅因情绪激动而提了错误意见的人。他举出古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而如今却有“诽谤妖言”之罪，因而众臣不敢说心里话，皇帝也就无法知道自己的过失，这怎么能鼓励贤良之士勇敢地来效忠呢！所以，刘恒命令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同时，刘恒指出，在百姓中间，有骂当令的，有对上不恭不逊的，有不满言论的，不是作大逆之罪，就是作为诽谤之罪，都是死罪。其实百姓只因无知说了错话就要脑袋搬家，我极不赞成。命令以后对于这类情况，不要审判治罪。

刘恒的命令，究竟有多少诚意，执行情况又如何，都可能是问题。但从理论上鼓励提意见，实践上不制裁说错话的人，这应该是刘恒的高明之处，也是他巩固政权所需要的。而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在中国法制史上，无论如何应看作是一个进步。

吏者，民之师也，车驾衣服宜称。（卷五《景帝纪》）

**[译文]** 各级官吏是百姓的老师和表率，因此，他们的车子、排场、衣着、服饰都应同各自的官职相称。

**[评点]** 西汉初年，大臣都起于民间，而且多因战功升迁，所以，衣

着车驾并不十分讲究。文景以后，封建国家制度逐渐完善正规，因此对于官吏的车驾衣服等也有了明确的等级划分。等级制度，既有历史的消极方面，也有历史的积极意义。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其实是正常统治秩序的要求和反映，是文明程度的一种标志。汉景帝中元六年五月的这个诏书，强调了官吏的形象和责任，因此要求“车驾衣服宜称”。这虽然助长了森严的等级划分，但也为各级之间的监督和官吏们的自爱自重提出了要求。

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  
(卷六《武帝纪》)

**[译文]** 清晨起床也想，夜晚睡下也想，就像要过一个深渊，不知用什么办法渡过去。真是又奇妙又伟大呵！

**[评点]**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刘彻即帝位只六七年，年龄也只有23岁，颇有抱负，想把国家治理好。他在给诸贤良的诏书中说：古代的唐虞，周的成康，国家治理得那样好，不知道是怎么达到那种境界的。他希望发扬先帝的宏业美德，学习和仿效尧舜时期和夏商周成功的统治经验。为此，他夙兴夜寐，冥思苦想，不知该怎么办。这个诏书内容的本身，反映了刘彻对儒学的推崇，而贬斥了汉兴以来所崇尚的黄老道家学说。汉代大儒董仲舒、公孙弘等也是应这个诏书而登上政治舞台的。

此处的引语，用来形容一个人对美好事业的探索追求，既很夸张，也很实在。特别是“猗与伟与”的感慨，更有画龙点睛之效。

君者心也，民犹支体，支体伤则心惛怛。（卷六《武帝纪》）

**[译文]** 帝王好比心脏，百姓好比肢体。肢体受到伤害，心也一定忧伤、痛苦。惛（cǎn），与惨同，怛（dá，音达），忧伤，畏惧。

**[评点]** 这是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四月在一个诏书中的话。他对君王与百姓关系所作的比喻显然没有脱离历史唯心论或英雄史观的窠臼，但还毕竟把君与民视为一体，因而必须体恤百姓。从这一点考察，一个皇帝若能经常为百姓的疾苦而“惛怛”，总比凶残暴虐要好一点。

## 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卷八《宣帝纪》)

〔译文〕 官吏们不廉洁公正，那么治国的常法就不能坚持。

〔评点〕 这是汉宣帝神爵三年（前 59 年）八月诏书中的一个结论。它正确地阐明了官吏的廉洁公正同国家治理状况和政权巩固的密切关系，因而这个结论具有生命力。

但是，刘询在揭示官吏贪墨侵民的原因时却简单地归结为“奉禄薄”，导致了“薄禄必贪”论，这显然是十分表面的认识。而紧接着下令给低级小吏增加百分之五十的奉禄，这当然不能有效地制止官吏“侵渔百姓”。

## 勿行苛政。(卷八《宣帝纪》)

〔译文〕 不要施行繁重苛细、使人难于忍受的规定、办法。

〔评点〕 勿行苛政，这是许多人都提出过的主张。但汉宣帝五凤二年（前 56 年）八月诏书中指谪的苛政颇有新意，从维护乡礼着眼，还很有点“人情味”。

诏书里提到，民间的婚姻嫁娶，是人伦的大事；喜庆日子，有酒食聚会，也是以行礼乐而臻进亲情。但是有些郡国首长却擅自作出苛刻难以接受的禁令，不准百姓在嫁娶喜庆的日子具酒食相贺相招。这样一来，乡党之礼便中废了，而不准老百姓欢乐庆贺，决不是指导百姓走正道的办法。《诗·小雅·伐木》说“民之失德，干糇以愆”。老百姓相互赠送点干粮都算过失，这就太让人难于忍受了。所以，刘询提出“勿行苛政”。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卷九《元帝纪》）

〔译文〕 我们汉家自从有天下创制度以来，本来是把霸道和王道配合运用的，怎么能单纯依靠德教、推崇周朝的政治和主张呢？况且那帮浅薄的儒生，不了解当代推行什么政策适当，什么不适当，又好片面地赞颂古代、否定诋毁当今，使人弄不清楚名与实的关系和界线，因而不知道遵从什么原则。这样一群人怎么能放心委任他们呢？

〔评点〕 汉元帝刘奭（音 shì）八岁被立为太子。等他渐渐长大以后，思想趋向儒家的礼与仁。他对其父宣帝刘询任用法吏而以刑名之学管束臣下，颇有不同意见。有一天，他陪父亲在一起的时候，提意见说：您太重刑罚了，这样不好，希望能用儒生。宣帝刘询听了很生气，便以引语的话反驳儿子，并且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从此，刘询疏远了刘奭，而喜欢所幸张婕妤之子淮阳王，欲以之代太子。

引语虽是刘询父子政治见解的分歧，但也反映了西汉统治阶级上层在统治思想上的反复选择。历史事实证明，刘询比其子的认识深刻和现实一些，因此，他的治绩也远胜过其子。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卷九《元帝纪》）

〔译文〕 在故土安居而不愿轻易迁徙离乡，这是老百姓的本性；一家骨肉相依互助，这是人民的要求和愿望。

〔评点〕 汉元帝刘奭在永光四年（前 40 年）九月，下令废除皇室的园和在郡国的宗庙而初置陵。同时下诏，阐明此举的因由。引语即诏书中的话。

在封建宗法制的农业社会中，农民离开了故土家园，不仅在农业生产上会增加许多困难，而且在心理和信仰上也会加重压力。这都会派生出社会的

不安定因素。刘奭此诏，反映了农民的这种认识和要求。这也说明，统治者要想农民无动摇之心，就要设法让他们安土乐业。

“安土重迁”，至今还是许多农村的中老年人的习性，不过对于青年一代，这种思想感情上的羁绊已经相当微弱了。

崇宽大，长和睦，凡事恕己，毋行苛刻。（卷十《成帝纪》）

〔译文〕 以宽大为尚，以和睦为光，凡事想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做苛暴刻毒的事。

〔评点〕 这是汉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二月诏书上的一句话。这位二十岁的小伙子，登基不久，就不断遇到灾呀怪呀的，于是刘骜和他父亲一样，也借助诏书的空话。但从这几句话里，可以看出，儒家的思想主张更深地为汉家天子所推崇，这同昭、宣两代已经大不一样了。

当然，“毋行苛刻”总是受人欢迎的，但是，一不要说空话，二不要因此而放纵了坏人。

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卷三四十《韩信传》）

〔译文〕 亡国的大夫因其治国无方，故没有资格谋划强国之道；败军的将领因其指挥失当，故没有资格谈论治军之道。

〔评点〕 韩信顺利破赵，一方面因为他能创造性地运用兵法指挥作战，另一方面也由于陈餘的迂儒，以及李左车的计谋未被采纳。要是赵国用李左车方案，韩信的军事行动绝对不可能顺利进行，甚至有可能遭到失败。所以，韩信心中佩服李左车，在战役结束后，他把被俘的李左车宽释，还把李左车当作老师那样敬重。

在平定魏、代、赵以后，下一步的军事任务就是攻燕、伐齐了。为此，韩信向李左车求教。李则以引语回答韩信，并说：像我这样一个亡国大夫和败军之将，哪有资格参与谋划大事啊。

由于韩信的诚意，而且李左车也感激韩的知遇之恩，李还是给韩出了很

好的计谋。

这段引语，虽有合理成分，但国之兴亡，军之胜败，是受综合因素左右和影响的，有时候，某些个人根本不可能把握战争进程。例如赵军的覆亡，就决不是李左车的错误。

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卷三十四《韩信传》）

〔译文〕 果然像人们说的那样：狡猾的兔子都死尽了，优秀的猎狗也因其无用而被人烹煮着吃了。烹，即烹。

〔评点〕 韩信为汉大将，屡建战功，自己也逐渐发展成为有较大独立性的军事集团首领，在平定齐地后，汉王刘邦还不得不同意韩信自立为齐王。至此，楚、汉而外，齐实在可以发展为一支独立的势力，并且可以影响甚至左右楚、汉的军事形势。因此，项羽曾派人来鼓动韩信与楚连和，三分天下；辩士蒯（Kuǐ）通也劝韩信“鼎足而王”。但韩信没有接受这些建议。及至项羽死，刘邦即夺了韩信军权，徙之为楚王，不久又借故有人告韩信谋反而逮捕了他。韩信被捆绑在囚车上的时候，才省悟到刘邦对自己从头到尾只是利用的关系，所以发出了“狡兔死，良狗烹”的怨言。可惜，悔之晚了。

“狡兔死，良狗烹”的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相互利用、争夺和倾轧的关系。

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卷三十四《韩信传》）

〔译文〕 陛下您统帅兵士的能耐虽然不大，但却善于统领将校。

〔评点〕 刘邦同韩信闲聊，韩信说刘邦不过指挥十万人马，而自己指挥人马却是“多多益办”。刘邦笑了，说：既然你指挥人马“多多益办”，为什么却又被我擒获了呢？韩信见问，十分尴尬，但马上转换口气，很好地说了引语那句话。并补充说：您是天子，您的智慧和力量都是天授的，不是人力可比的，所以，您同我的能耐不可同日而语。

刘邦不善将兵，而善将将，典故即出于此。虽然韩信只是灵机一动，说出了一句讨好刘邦的话，但这一见解是很有道理的。人的能耐有大小，专长各不同。所以，应当互相学习，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共图大业。

吾不用蒯通计，反为女子所诈，岂非天哉！（卷三十四《韩信传》）

〔译文〕 我没有采纳蒯（Kuǐ）通的计谋，反而被女子（指吕后）诈骗送了性命，这难道不是老天爷的有意安排吗？天哪！

〔评点〕 韩信被贬为准阴侯，刘邦仍不放心，韩信自然心灰意冷，称病不上朝。汉高帝十年（前197年），刘邦所信任的代相陈豨举兵反汉，刘邦亲自率兵去平反。韩信称病未随出征，而准备作陈豨的内应。有仇人上书告韩信谋反。吕后同相国萧何设计，诬陷韩信入宫。韩信不得已应召，却被吕后下令在长乐钟室将韩信斩首，并夷韩信三族。韩信被捆缚时，说了引语中的话。

韩信不用蒯通计，而由赫赫一世的大将，一贬再贬，终于死于一个毒辣的妇人之手。这段历史悲剧是很有名的。但是，千秋功罪是非，谁来评说？又有谁说得清楚呢！

为天下安用腐儒哉！（卷三十四《英布传》）

〔译文〕 夺取天下怎么能任用迂腐的儒生呢！

〔评点〕 垓下一战，项羽兵败自刎，楚汉战争从此结束。刘邦设酒宴共庆胜利。席间，刘邦得意之余，当众拿随何寻开心，说他是“腐儒”，并说：“为天下安用腐儒哉！”

随何不甘示弱，跪着为自己辩解。他说：想当初，您引兵攻彭城，项羽还在攻齐国，双方都想争取九江王英布的支持。您当时要是发步卒5万人，骑兵5千，能降服淮南的英布不能呢？刘邦说：不能。随何说：但是，您派我带20人到淮南，我就把英布争取来归汉了。可见我的能耐超过步卒数万，骑兵5千了。而您却说我是“腐儒”，说什么“为天下安用腐儒”，这是什么道理呢？刘邦高兴地笑着说：我正是要用这种方法提醒大家，让大家都知道你立了大功哩！于是随何由一个中央机关的办事人员（谒者）提拔为护军中尉。

人言刘邦不喜欢知识分子，看来这个评论并不完全。随何是个知识分子，但他雄辩之才，说服九江王英布背楚归汉，使楚汉争斗的形势迅速朝着

极有利于汉的方向发展。他的功劳，刘邦是高兴的、肯定的。所以，刘邦以深厚的感情，玩笑地骂随何为“腐儒”，更说明他对随何的欣赏和喜爱。有些人不详知刘邦此骂的背景，误以为“为天下安用腐儒”证明刘邦“讨厌”儒生。这实在是很大的误解。

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卷三十五《吴王濞传》）

**〔译文〕**如今中央政府削了他们郡县，他们要反；不削，他们也要反。如果现在就削他们的郡县，他们会马上反叛，中央迅速镇压，祸乱会小些；如果现在不削，他们的反叛会推迟一些时间，那时他们的势力会比现在大得多，镇压也不容易，所以祸乱也会大些。

**〔评点〕**汉初，刘邦、吕后先后消灭了所有的异姓诸侯王，而封刘姓兄弟子侄为诸侯王。皇家担心的当然是怕实力强大的异姓诸侯王危及中央的集权统治。但是，同姓诸侯王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些刘姓子侄，在吕后、惠帝时，多半还年幼，羽毛不丰满，所以对中央政权不构成威胁。但到文帝刘恒、景帝刘启的时代，这些诸侯王就迅速扩充实力，同中央政权分庭抗礼。为了制止诸侯王势力的膨胀，中央需要采取步骤削去诸侯王的封地，限制他们的发展。

景帝刘启的近臣御史大夫晁错积极主张削藩。他进行统计分析，认为天一下半分给诸侯王，他们同中央抗争，在私下发展实力，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反叛朝廷。朝廷必须果断地采取措施，削减诸侯王的势力，并对诸侯王作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的判断。汉廷削藩的主张虽然激化了中央同诸侯的矛盾，引发了“七国之乱”，晁错本人也成为这一事件的牺牲品。但是正如晁错预料的那样：“反亟祸小”。中央迅速平定了叛乱，巩固了中央政权，制止了分裂和长期战乱。

西汉政权统治阶级上层的斗争，从高祖到武帝，主要表现为统一和分裂的矛盾。而从国家民族的整体、长远利益着眼，从历史发展的正常趋势考察，制止地方势力的分裂、割据和战乱，无疑是必要的。因此，晁错的主张也是积极的。